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雍正

(上)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角逐帝位	(1)
第二章	挫败政敌	(49)
第三章	整顿八旗 协调满汉	(87)
第四章	经济改革	(109)
第五章	用人之术	(135)
第六章	打击朋党 大兴文字狱	(156)
第七章	外交关系	(176)
第八章	改土归流	(196)
第九章	才识与爱好	(203)



第一章 角逐帝位

一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一六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个婴儿诞生在皇宫中,这就是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一定影响的雍正帝。他的父皇康熙这时已有了十个儿子,他是来得并不算早的第十一个了,但是清朝皇室规矩,皇子夭折,即不叙齿,康熙的血胤幼殇的很多,在这婴儿的哥哥中,当时健康成长的只有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先后出世的胤禔、胤礽和胤祉三人,因此算起行次来,这婴儿倒居了第四位,成了康熙的皇四子。这个行次,在康熙全部三十五个儿子中居于前列,是年长皇子,占据从事政治活动的有利地位。后来他的继承皇位,被一些人说成是篡改康熙“传位十四子”遗诏中的“十”字,因此,皇四子的行次不可不加关注。皇四子的父皇给他赐名胤禛,胤字是他们兄弟的排行,凡是叙齿的,都用的这个字;禛,读音 zhēn(音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禛意是“以真受福”。康熙希望这个儿子对上天和祖宗真诚,以此得到福祉。康熙给儿子们取名都从示字旁,所用禔、礽、祉等字,都寄予有福的愿望。且不管康熙的原意,在胤禛成为皇帝以前,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他。胤禛的生母吴雅氏,是满洲正黄旗人。胤禛是她生的第一胎男孩,其高兴心情可想而知。她这时还是一般的宫人,第二年才被封为德嫔,有了一定地位。胤禛的外祖父威武,担任护军参领,胤禛继位后追封他为一等公。所以胤禛的生母和外家并不高贵,不能给他

雍
正



带来在皇子中的特殊地位。胤禔童时受孝懿仁皇后的抚养。这位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被封为贵妃，二十年（一六八一年）晋为皇贵妃，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病死前被册立为皇后。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男孩，只产一女也殇逝了，故而育养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禔因她尊贵，很可能有意识地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虚龄已届六岁的胤禔，入尚书房读书。学习的课程有满、汉、蒙古文和经史等文化课，还有骑射、游泳等军事、体育课目。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一六九七年讲，他见康熙前十四位皇子受教育的情形是：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道德的培养以及适合他们身份的锻炼。从他们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不希望皇子们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若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这些就是从神父张诚那里听说的，是他在六年前随同皇帝在靛鞞山区旅行回来后讲的。起初，君王只把他的长子、第三个和第四个儿子带在身边；到打猎时，他还叫另外四个儿子随同前往，其中年龄最大的只十二岁，最小的才九岁。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捷。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首次出猎，最年幼的皇子就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

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难的汉文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连最小的皇子也已学习“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后一部了。皇帝不愿让他们受到任何细微的不良



影响。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皇子们身边的人,谁都不敢掩饰他们的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明白,如果这样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白晋认为包括胤禛在内的康熙诸皇子受到的是比较全面的教育,而康熙本人对他的儿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和严格。白晋讲的基本符合史实。康熙对儿子的学习抓得很紧。他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过分娇生惯养,长成大人,不是“痴呆无知”,就是“任性狂恶”,反而害了子孙,因此做“上人”的,对子孙必须从幼年就严格管教。他的二儿子胤礽,是孝敬仁皇后所生,长到两岁,册立为太子,年至六岁,命他读书,为他挑选张英、熊赐履、徐元梦、尹泰、顾八代、汤斌、耿介、汪灏等人做讲官,张、熊、徐、尹等都官至大学士,熊、汤等为著名理学家。皇太子的师傅基本上就是同时就读的皇子的老师,胤禛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以侍讲学士入值尚书房,后升礼部尚书,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休致,一直在内廷教育胤禛和其他皇子。退职后过清贫的生活,死时家中没钱办理丧事。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亲自给他理丧,出资安葬他。他的廉洁奉公,无疑给胤禛深刻的印象和一定的影响。康熙在繁忙的政务中,给皇太子讲四书五经,据记载,有一阶段,每天在临朝御政之先,令太子将前一日所授的书背诵复讲一遍,达到熟记和融会贯通才告结束。他特别着重以孔孟的经书教育儿子们,对他们说:“凡人养生之道无过于圣人所留之经书,故朕惟训汝等熟习五经四书性理,诚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无所不具故也。”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满文、汉文等文化知识和骑射技术,锻炼了身体,养成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个时期,作《春园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叙述其在春光明媚之时,“讽咏芸编兴不穷”,酷暑难耐之日,静坐书斋习读,都



是写实的。清朝教育皇子的方法颇为成功,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方法,为许多读书人所称道,乾隆时目睹其事的赵翼,富有感情地写道: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他虽意在颂扬清朝,然叙事是属实的。

胤禛在尚书房读书的同时,跟随康熙四处巡幸,有时还奉命出京办事,得到接触社会的机会。

康熙在平定三藩叛乱和统一台湾后,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几乎每年到塞外巡视,每次指令几位皇子侍行。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七月,康熙北巡塞上,九岁的胤禛首次随同出发,同去的有胤禔、胤礽、胤祉。他们一行出古北口,到博洛和屯,西南行,至西尔哈乌里雅苏台,于八月下旬回到北京。此后,康熙出塞,胤禛经常奉命侍从,所经过的地方,大体是今天河北省承德和张家口两个专区。康熙出塞,名为“秋猕”,与蒙古王公共猎,实是会见蒙古族首领,密切他们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稳定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胤禛多次侍行,看到乃父的巡幸作用,他说“一人临塞北,万里息边烽”,不过说得夸大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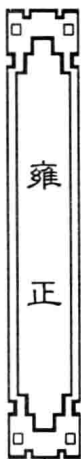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漠西准噶尔部首领、野心家噶尔丹攻占漠北喀尔喀蒙古,迫使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率众南下,康熙谕其撤兵,归还喀尔喀故地,噶尔丹不听劝阻,兵犯内蒙,扬言“夺取黄河为马槽”,妄图吞灭清朝。在这严重威胁面前,康熙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领兵抵抗,并命十九岁的皇长子胤禔为副将军从征,这是用皇子领兵的开始,康熙于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亲征噶尔丹,命皇子参予军事,胤禔时年十九岁,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随从他的有公长泰、都统齐世、原任尚书顾八代等人,与此同时,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麟分别管理镶黄旗、正黄旗、镶红旗大营。他们于二月出发,四月,胤禔与诸兄弟参加对噶尔丹进兵与否的议论,六月回到北京。这一次的统兵,胤禔和他的三位弟弟不过是坐镇的意思,没有真正指挥打仗,但是行军议事,也是得到一次军事训练。这次出征的第二年,康熙再次亲征,兵至狼居胥山,彻底击败噶尔丹分裂势力。此役胤禔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功业:“指顾靖边烽,怀生尽服从。遐荒归禹甸,大漠纪尧封。庙算无遗策,神功迈昔踪。凯旋旌耀日,光景霁天容”。也表现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如今的永定河,清初名叫无定河,又叫浑河,经常泛滥,河道迁徙不常。康熙为了治理它,不断出发考察,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胤禔随同康熙出京,沿北运河到天津,西行,至霸州的信安镇、白洋淀西淀东口的赵北口,了解无定河下游的情况。康熙在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彻底粉碎噶尔丹势力后,大力治理无定河,次年,疏浚河道一百四十五里,筑堤一百八十余里,为了表示希望它不再改道的愿望,特赐名“永定”。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年)十月,带领胤祺和皇十三子胤祥视察永定河南岸工程,驻在宛平县榆垓,胤祺拔出桩木,发现短小不合规格,报告父皇,要求返工。次年四月,胤祺、胤禔、胤祥再次陪同乃父视察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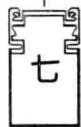
河,奉命作纪行诗《阅永定河应制》,他对他们父子的任务写道:“帝念切生民,銮輿冒暑行。绕堤翻麦浪,隔柳度莺声。万姓资疏浚,群工受准程。圣心期永定,河伯助功成。”诗未见佳,亦可作康熙间修治永定河的纪实。

康熙为着治理黄河、淮河、里运河,联络江南士大夫,于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起,不断南巡视察河工和了解民情。开始几次,胤禛没有机会参加。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他与胤礽、胤祥侍从父皇南巡,行至德州,胤礽生病,就住了下来。胤禛、胤祥依照宫中尚书房的规矩,照常读书习字。一天,康熙召见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等谈论书法,议得兴起,引诸臣至皇子读书处,胤禛弟兄正在书写对联,“诸臣环立谛视,无不欢跃钦服”。胤禛临帖很多,善于模仿,曾学书乃父字体,颇为相像,得到嘉奖。话说回来,皇太子的病一时好不了,康熙无心南下,遂带着儿子们返回京城。数月后,于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年)正月,原班人员启程南行,途经济南,参观珍珠泉、趵突泉,过泰安州,登泰山。路经沂州府蒙阴县,胤禛作《过蒙阴》诗。在宿迁县阅堤工,渡过黄河。经淮安、扬州,在瓜洲渡长江,到达镇江,登金山江天寺,康熙为它书写“动静万古”匾额,胤禛作诗云:“宿暮金山寺,今方识化城。雨昏春嶂合,石激晚潮鸣。不辨江天色,惟闻钟磬声。因知羁旅境,触景易生情。”继续南行,乘船至苏州,作《雨中泊枫桥遥对虎阜》诗记兴:“维舫枫桥晚,悠悠见虎邱。塔标云影直,钟度雨声幽。僧舍当门竹,渔家隔浦舟。茫茫吴越事,都付与东流。”寻经嘉兴,到杭州,在演武厅,同父皇、兄弟等射箭。至此回还,道过江宁(今南京市),康熙命从行大学士祭明太祖孝陵。后经由江苏沛县、山东东平州(今东平县)、东昌府(今聊城)等地,于三月间回到北京。这一次,康熙携同胤禛弟兄察阅了徐家湾、高家堰、翟家霸堤、祥符闸、新河口等处。因黄淮工程,颁诏天下,赐复条款三十八项。此行使胤禛了解了黄淮河道工程及江南民情,也是他终身仅有的一次大江南北之行。



清朝皇帝远祖的坟墓永陵在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都在盛京(今沈阳市),顺治的孝陵又在直隶遵化县。顺治母亲孝庄文皇后的尸体放置在孝陵的旁边,称暂安奉殿。中国人认为祭祀和兵戎是国家的大事,祭祖又是祭祀的重要内容。清朝皇帝对于祭祖异常重视,国家有重大事情,或用兵的胜利,都要祭告祖陵。康熙因系孝庄文皇后所扶立,对他的祖母生前极力孝养,死后虔诚致祭。他的儿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时,康熙就带着他们祭祖,年岁稍长,就让他们独立进行祭祀活动。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一周年忌辰,康熙率同胤禔和胤禔、胤祉去暂安奉殿致祭,次年的忌辰,命皇太子率领胤禔、胤祉前往行礼。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年)的忌辰,胤禔独自奉命往祭。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因平定噶尔丹之乱,康熙亲往盛京拜谒祖陵,七月出发,出古北口,穿越蒙古诸部落,到松花江及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南下至兴京祭永陵,到盛京祭福、昭二陵。取道山海关,于十一月回到京师。这一次侍行的皇子很多,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有胤禔、胤祉、胤祺、胤祐、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禔及胤祥,没有胤禔,但是他有《侍从兴京谒陵二首》诗,表明他跟随乃父祭祀了盛京三陵。他在诗中写道:“龙兴基景命,王气结瑶岑。不睹艰难迹,安知启佑心。山河陵寝壮,弓箭岁时深。盛典叨陪从,威仪百尔钦。”这是云游了清朝发祥地,获得祖宗创业艰辛的深切感受。祭祖之外,胤禔参与了其他祭祀。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清朝政府重修阙里孔庙落成,康熙令胤祉带领胤禔、胤麟等前往曲阜参加祭祀大典,年仅十五岁的胤禔进行了尊师重道的活动。

康熙多次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朝佛,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正月,胤禔与胤礽、胤祥随同父皇出发,经涑水、易州、阜平,过龙泉关时胤禔朝佛有感,作诗云:“隔断红尘另一天,慈云常护此山巅。雄关不阻骖鸾客,胜地偏多应迹贤。兵象销时崇佛像,烽





烟靖始飏炉烟。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旋至五台，畅游诸大寺。回程经正定，阅视永定河堤，返抵京师。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以前的胤禛，即三十岁前的皇四子，比较多的是过书斋的生活，较少独立活动，但不时随从乃父巡幸，东北到满洲发祥地的辽吉，东南至富甲天下的苏杭，西去山西五台，北达内蒙古草原，足迹半个中国。在巡游中，了解各地经济出产，山脉河川，水利运输，民风社俗，宗教信仰，名胜古迹，历史问题；观察了康熙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获得了官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巡阅四方，是年轻的胤禛向社会学习的好方式。这对他日后参加皇位的争夺和继位后的治理，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使皇子接触社会，不把他们关在宫墙之内，不使他们只同太监、宫女为伍，增长他们的见识，这是康熙培养皇子的一个良好的方法。

二

在康熙的最后二十年统治中，由废太子和储贰虚悬而产生的储位斗争，依照时间发展顺序，可勾勒出以下画面：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黜皇太子允礽，诸皇子竞争储位，十一月大阿哥允禔首先失败，被圈禁；十三阿哥胤祥失宠；八阿哥允禩伙同九阿哥允禵、允禔活动最力，朝臣公举为储君，然被康熙否定，雍正以四方讨好的态度，周旋于皇帝、诸兄弟之间；次年三月康熙再以允礽为储贰，并封诸子为王、贝子，希望大家和衷共济，然而允礽仍令康熙失望，于五十一年十月再次被废囚禁；允祉、雍正、允禩、允禔随着掀起激烈的储位争夺战，允祉于五十二年衔命开蒙养斋馆修书，处境似比诸兄弟为优越，但五十六年春天他的属人孟光祖案件使他声望下降；允禩继续争储，康熙对他极端厌恶，宣布父子之情已绝；五十六年胤禛夺储的目标、手段进一步纲领化，到康熙末年参予政事活动较多；这一年冬天，朝臣因康熙生



病请其册立太子，康熙乃颁布遗言而不明确立储；因为在西北对厄鲁特蒙古人用兵，允禔于五十七年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王，威望日重，被部分朝臣认为是预定的储君；允禔虽见弃于乃父，然未死心，且不断有朝臣推荐他，以至康熙于登极六十年大庆时发配那些不知趣的人去充军。在整个过程中，诸皇子结党不辍，人员组合也有变化，各集团地位浮沉不一，在这扑朔迷离的局面中，各皇子在康熙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与储位是什么关系？为了清晰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对每一个皇子集团作出说明，以期明瞭康熙逝世前储位的可能人选，作为揭示雍正继位之谜的第一个步骤。

允禔两岁被册立为皇太子，此后就以这种身分接受教育、处理人际关系以及部分政事。他有才能，骑射、言谈、文学都很好，不到十岁就跟随康熙四出巡幸，学习处理政事。康熙也培养他的威信，给太子制定了储君的特有制度，体现太子威严的着装、仪仗、用物与皇帝的差不多，国家三大节中的元旦、冬至以及太子的千秋节，王公百官要在给皇帝进表、朝贺之后，到太子处所进行同样的仪式，要行二跪六叩首礼。藩属朝鲜国书因没有为允禔避讳及表笺用词不当，康熙帝都加以指责。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均令允禔留守京城，处理政事。

允禔储君的特殊地位，如果与其父皇、与诸兄弟、与贵胄朝臣的联系，各方面都能正确对待，就有利于朝政和他的顺利登基，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事情正是沿着后一方向发展的。允禔虽然年轻，但做太子的历史却很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就想依附于他求取发迹，遂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主要成员是索额图。此人是允禔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父，即是允禔的叔外公，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就担任了大学士，二十五年（1686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随后率领使团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康熙前期的重臣。他向着外孙，极力使皇太子的仪卫接近于皇帝，更为严重的是他反对康熙，图谋允禔早日登极。康



熙为保护帝位,对太子党的活动自然不能容忍,但投鼠忌器,为保护皇太子,不使事态扩大,只惩治少数人。三十六年(1697年)征讨噶尔丹回到京师附近,急忙下令处死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内廷人员,四十二年(1703年)以索额图“议论国事”为罪名,将他囚禁致死。在没有废太子以前,太子党人的活动就使我们看到事情的严重性:第一,一开始就出现党派,使事情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第二,政争的焦点是夺权,康熙是保卫皇权,防止他人干政,允初是抢班继位。

太子党人的活动,不仅是把允初推到康熙的对立面,事情还要复杂。允初的人品也很有问题:贪婪货财,以至侍从康熙巡幸,勒索地方,把外藩蒙古进贡的马匹也掠为己有;性情暴躁,毫不克制,责打王公贵族,当着父皇的面,把官员推到水中。康熙行政注重宽仁,这就使父子间政见相左,令康熙感到后继非人,担心允初当政会出现“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的恶果。父慈子孝是父子关系的准则,康熙极端讲究孝道,孝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并以此期望于允初,哪知允初不顾乃父死活,更不讲孝顺了,因此康熙认为他“绝无忠爱君父之念”,父子感情恶化。

康熙通过立太子的一段实际经验,认为太子应当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忠于父皇,不可结党谋位;二是为人仁义,将来为政清明有道;三是孝友为怀,作储君时能守孝道。这些要求,随着储位斗争的深入,还有补充发展,不过基本精神尽在其中了。

康熙对允初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四十七年九月终于作出了废黜太子的决定,并迅速付诸实行,促成康熙下决心的是两件事。其时康熙带领允初、允禔及几位小皇子于木兰秋狝返京途中,随行的皇十八子允禩患重病,允初毫不关心,康熙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不改过,反而暴怒,此其一;其二,允初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从缝隙处窥测乃父行动,康熙认为他可能要谋害于己,为索额图报仇,因此昼夜不宁。迫于形势,在路上把允初锁禁起来。回到京城,即举行告天仪式,正式宣布废黜



允礽。

康熙怕允礽谋害他,在拿禁允礽时,指派皇长子直郡王允禔保护自己,允禔却向康熙建议,杀了允礽,且不要皇父出面,由其进行。康熙听了惊异不止,于此可见允禔与允礽矛盾的深重。允禔作为庶长子,很得康熙宠信,三次从征噶尔丹,第一次且受命为副将军,他是太子以外诸皇子中惟一的王爵,他的母舅大学士明珠一度是康熙亲信大臣,因与索额图闹党争被康熙撤职,这大约是他与允礽矛盾的起点。他周围也集聚一些贵族,有康熙舅舅佟国维家族的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及上三旗中的一两个大臣,下五旗中的一些王子,他利用喇嘛巴汉格隆搞厌胜术,幻想咒死允礽。允礽被废,他以为这是争当皇太子的好机会,不惜露出凶象,这倒使康熙厌恶他,不但不会选中他,还将他终生圈禁,使其集团彻底失败。

在允礽将败未败,感到自身争储无望之时,转而支持贝勒允麟,向康熙推荐,言相面人张明德说允麟“后必大贵”。皇家发生重大事情,康熙派皇子为内务府大臣,处理一些家事,允礽事出,康熙命允麟署理内务府总管,他还是皇子中最年轻的贝勒,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允麟听信乳母的丈夫谗言惩罚御史,允礽向康熙告发,因此双方交恶,相面人张明德赞扬允麟命大的同时,说他可以召来十六条好汉,只须二、三个人就可以暗杀允礽,允麟听了高兴,转告允禧、允禵。他见允礽被废,允禔被责,力争当太子,为此利用职权,联络官员,市恩买好,连太子党人的罪恶也加以隐匿。引起康熙不满,将他革爵圈禁。

废太子事件发生之初允禔、允麟的活动,令康熙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制止诸子结党谋求储位。告诫他们不能邀结人心,树党倾轧,否则就是国贼,严厉处置。同时又对满洲属人宣布,不许与诸皇子非法结党。可是,太子是国本,国家当有储君,而且康熙立太子已达三十多年之久,朝臣皆有立太子的心理习惯,康熙本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立一个太子,既符合臣民



心理,又免得诸子争夺储位,所以康熙在废允礽不到一个月的時候,就有再立太子的打算,但立什么人,以什么标准立太子,自己也不很清楚。及至知道允禔厌胜之事后,以为允礽是受人巫术致病,而发疯暴戾,宣布将看他的病情变化再作安排。左副都御史劳之辨揣摩到康熙要复立允礽,抢先上书保荐废太子,以图拥立之功,康熙洞察他的心术不正,将之革职回籍。随后命朝臣推荐太子,允禔党人佟国维家族转向允礽,大学士马齐也倾心于他,在他们示意下,朝臣一致举荐允礽,康熙对此非常不满,一面惩治马齐,谴责佟国维,一面决心启用允礽,乃于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把他复立。

允礽再立,是康熙反对结党谋位的立储标准的体现。他惩处马齐、劳之辨,是不许朝臣干预立储。他深知臣下拥立储君,将来会以此要挟正位的太子,擅权恣肆,对皇权不利。他考虑的是清朝的长治久安,把立太子当作是皇帝个人的权力和事情,结党谋求储位就是侵犯他的权力,就是危害朝廷的行为,结党谋位者就没有资格充当储君。所以康熙在允礽再立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在发生过废立太子事件的客观条件下,不能用结党谋位的人为储君。

允礽并不是康熙的理想太子,再次册立他,只是用他填补储位的空缺,以扼制诸皇子结党谋位,所以他的地位很不巩固。允礽可能意识到这种形势,再次结成团党,希望早正大位。他常常对人说,古往今来,那有四十年的太子!觊觎御座之心溢于言表。他的党徒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迈图、副都统悟礼等人,大学士嵩祝亦趋承于皇太子,势力不小。康熙发现之后,指斥允礽无耻之尤,与恶劣小人结党,再加上服御陈设等物超过皇帝标准,因此将他废黜圈禁,并致死托合齐。结党,终于使允礽再次丧失太子的政治生命。

允礽不甘心被废,乘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对蒙古准噶尔部用兵之机,用矾水写了信件,要求公普奇为他活动,出任领兵



大将军,以便再谋复位。允麟党人贝子苏努指使其侄辅国公阿布兰出面告发,康熙遂给予打击,这就是所谓劾书案。朝臣方面也有为允礽活动的,五十六年(1717年)冬天,大学士王掞疏请建储,实际是指再立允礽,同时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也作出同样奏议。次年一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又警告康熙不要弄出汉武帝杀戾太子那样的事件,惹起康熙愤怒,指斥他希图侥幸,论罪处死。六十年(1721年)登极大庆时,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先后奏请立太子,康熙已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容忍王掞和御史们,责备他们结成朋党,以为异日宠荣,加以惩治,陶彝等人遣成西北军前效力,王掞以年过七十由其长子、少詹事王奕清代往。朱天保、王掞并没有同允礽发生联系,也没有结成团体,而康熙却以“植党希恩”之名责罪,表明他坚决反对诸皇子与朝臣结党图位,那怕有这种潜在因素也不行。

劾书案、朱天保案、王掞案,无不表明允礽是不可能再立了,事实上,康熙也说过:允礽两次被立,经过几十年的教育,不能改过,只能把它囚禁,所以不杀他,就是怕落个重演戾太子事件的恶名。在这种思想下,怎么可能再立允礽!所以,被黜后的允礽,只是作为一具政治僵尸被某些人死抱不放,而他本人绝无复位可能。

允礽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结党抢权,被康熙发现而遭到打击。

皇八子允麟有心计,精明能干,雍正都说他颇有识量。他与允礽的暴戾不仁的作风相反,以仁爱自励,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在兄弟、家室、外戚、满洲和汉人大臣中广有活动市场,具有众多的拥护者。康熙原来也钟爱他,南巡召来的著名学者何焯分到允麟府中做侍读,允麟对他百般照顾,又托他弟弟在江南买书,因此江南的文人纷纷传言允麟极为好学,是极好的王子,获得好舆论。允礽对允麟、允禧、允禔不好,他们就联合起来。允麟幼时受允禔生母惠妃的抚养,与允麟关系亲密,所以允禔夺嫡无望